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

宋 王益之 撰

高祖

七年冬十月長樂宫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戍卒衛官史記作衛宫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音廬句傳於是皇帝

輦出房（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去輪而輿至尊）百官執職（漢書作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廼拜叔孫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初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

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通傳叔孫通既為奉常遂定儀法禮樂志著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曹褒傳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章帝勅曹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益律旁章十八篇晉刑法志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通乃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考異曰漢書禮樂志以為高祖時不附歲月今附於定禮樂之後他皆類此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

之節猶古采薺才私反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考異曰禮樂志作六年今附於叔孫通制樂之後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丁禮反皆因秦舊事焉禮樂志

班固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

初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蕭何攈九問反摭之石反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考異曰不知其時今因叔孫通定禮儀因附於後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然皆

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興廄户三篇解題曰興律廄律户律總謂之事律合為九篇晋刑法志崔寔政論曰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　後漢陳忠曰蕭何創制大臣有告寧之科　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先是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至何草律季秋論報陳寵議見通典常盡三冬之月漢舊事又陳寵曰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藝文志

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外命天下郡國選引彊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漢官儀考異曰此據漢官儀所載耳班固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果如固言則樓船蓋武帝制漢初無有也以史考之淮南王長嘗發樓船擊南海事見嚴助傳注則非武帝始制明矣嚴安傳曰秦皇帝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是樓船乃秦制也漢官儀以為高帝置是必高帝因秦行之至武帝益增多耳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水泉用樓船通典張蒼緒正律歷以帝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張蒼傳以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律歷志又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頻二反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張蒼傳

太史公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之子弟分散戰國獨有鄒衍明

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帝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

帝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来陽為羹盡轑音勞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繇讀由曰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帝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至是始封其子

信為羹頡音戛侯楚元王傳　按荀悅漢紀封羹頡侯作六年正月丙午與漢書楚元王傳及侯表異當是荀紀誤甲子封陳胥為復陽侯擊項籍功其石陽河侯定諸侯功後又封許盎柏至侯華寄朝陽侯皆以擊羽功功臣表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本紀以郎中陽夏侯陳豨為代相考異曰盧綰傳云上至平城還拜豨今附於封如意之後或作趙相按是時趙王張敖尚在不應漢為置相唯韓信傳以為代相此言得之矣今從信傳劉貢父亦以為當作代相監趙代邊兵皆屬焉盧綰傳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

倉顏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

考異曰高帝初起自稱沛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馬連敖之類是也自入關封漢元年始用秦制以蕭何為丞相周苛為御史大夫夏侯嬰為太僕襄為治粟內史周昌為中尉二年盧綰為太尉五年王恬啓為郎中令義渠為廷尉薛歐為典客陽咸延為少府酈商為衛尉七年叔孫通為奉常是時已盡取秦制然猶未備也自七年置宗正而官制備矣蓋漢初之制多定於七年今附於置宗正之後百官表內屬令或有後世所增置者或以微職無甚關係者皆闕不著

丞相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

機有兩長史秩千石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為三公奉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博士及諸陵縣皆屬郎中令掌宫殿掖門户大夫郎謁者皆屬衛尉掌宫門衛士屯兵公車司馬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長樂亦有衛尉掌其宫職畧同位在同名卿士見晉志太僕掌

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歸義蠻夷屬有行人宗正掌

親屬治粟内史掌穀貨屬有太倉都内令丞少府掌山

海池澤之税以給供養屬有尚書又黄門御府永巷内

者宦者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黄門皆屬焉凡九卿秩皆

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屬令

長皆六百石中尉掌徼循京師秩與九卿同有兩丞候

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武庫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及

京輔兵卒皆屬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將作少府掌治

宮室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將行皇后卿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自太子太傅至主爵中尉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門有給事黄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也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裹

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諸侯王帝初置金璽盭音戾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内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邉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郡尉掌佐守

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税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

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黄綬以上並依百官表及通典荀氏漢紀參修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月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真二千石者百五十斛考異曰顔氏百官表注百官俸闕真二千石按汲黯傳如淳注曰諸侯王相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通典以真二千石即二千石所未諭也今從如淳注增入又外戚傳顔氏注亦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

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顔氏百官表注）秋七月丙申封杜得臣為棘陽侯（擊項籍功）林摯平棘侯（用燕相侯並見功臣表）太上皇徙居長安深宮悽慘不樂帝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鬭雞蹴鞠以此為懽今咸無焉以故不樂帝

廼於驪邑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帝少時常禱豐枌(符云反)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西京雜記)

八年冬十月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音袁)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心動去弗宿(高紀)

癸丑封趙將夕深澤侯(擊平城功)丙辰封燕相溫疥(音介)為栒侯(告燕王臧荼反)癸酉封程黑為歷侯(攻臧荼功並功臣表)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音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本紀)十二月丁未封衛胠(音脅)武原侯(擊韓王信功)

陳鍇稾侯（擊代陳豨功）春二月丁夘封許瘛（克制反）宋子侯（定諸侯功）三月丙戌封陳遫（古速字）猗氏侯室中同清侯留盻彊侯秦同彭侯（皆以擊羽功見功臣表）行如雒陽（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初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寳臧不為幣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音頰）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赢以稽市

物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帝乃令賈人毋得衣錦綉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重稅租以困辱之食貨志本紀漢律人出一筭惟賈人與奴婢倍筭漢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食貨志　夏四月辛卯封魏遬甯侯擊臧荼功　六月戊申封旅卿昌侯壬孚封旅罷讀曰疲　師共音供侯擊韓王信功　馮解散閼氏侯平代功　秋七月癸酉封張說安邱侯擊項羽功並見功臣表　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紀　九月丙午封紀成子通為襄平侯通以父戰好時死事侯已未封陳署龍陽侯斬曹咎功功臣表　是歲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帝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　祀用壬辰位祠之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

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通典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為長公主妻單于為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匈奴傳

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於未央宮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上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所就孰與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史記大事記漢書本紀劉敬從匈奴來言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支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敬傳與利田宅本紀

地理志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讀曰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

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

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十二月壬寅封張瞻師為平侯(擊諸侯功見功臣表)三月丙戌詔以須毋為陸量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夏四月戊寅封長沙將鄧弱為離侯長沙柱國吳郢為義陵侯又封周成為高景侯(成苛之子以父死事侯年表)六月以奉

常叔孫通爲太子太傅百官表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　罷渭南河上中地

郡復隸內史以地理志修周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昌傳呂后晚節色衰愛弛而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外戚世家通鑑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少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尭侍帝帝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尭進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帝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尭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强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乃可帝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帝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昌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按九年張敖既廢徙如意為趙王昌必以此時為相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是為得之今從史記

是歲酈商以將

軍將太上皇衛商傳考異曰商傳以為陳豨反前一年今載於此次年太上皇崩意者此官亦隨省也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賈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臣皆來朝長樂宮史記本紀周昌既行久之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皆書堯除日於十年今從之初趙人方與音房豫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之位昌

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頃之果代昌位昌傳春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
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宫秋
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考異曰漢書本紀云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考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悦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也今從荀紀楚王交
梁王彭越來送葬赦櫟陽囚死罪以下荀紀漢紀史記八月令
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
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

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趙相周昌迺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盧綰傳故韓王信令王黄曼丘臣說豨信傳及太上皇崩上因是召陳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盧綰傳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令豨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黄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來歸者皆

舍之本紀上欲自擊豨信武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周緤傳

太史公曰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流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為上黨守堅守不下荀紀是歲制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

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讀曰附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　考異曰刑法志作七年荀紀載於十年當是此時本猶未誤耳今從荀紀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相侯敞考異曰漢紀作將今從靳歙傳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漢紀上命車騎將軍靳歙幷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敞破之因降曲逆靳歙傳　考異曰將諸侯軍見靳歙傳蓋高帝前以羽檄徵天下兵至此而集按彭越傳帝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

將兵詰邯鄲此梁兵也周昌為趙相白趙壯士四人為將帝曰今計獨有邯鄲中兵此趙兵也陽陵侯傅寬以齊相擊陳豨此齊兵也盧綰傳高祖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此燕兵也獨楚無所見時交為楚王當考

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十二月上自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漢紀癸巳封河間守張相如為東陽侯後封中尉陶舍開封侯郎中公孫昔禾成侯孫赤堂陽侯高邑祝阿侯趙堯江邑侯劉澤營陵侯宣義土軍侯任敖廣阿侯趙衍須昌

侯公上不害汲侯呂臣甯陵侯祕彭祖戴侯功臣表舍人樂說得罪於韓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封樂說慎陽侯紀傳功臣表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載韓信與陳豨有謀豨反信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使如二史所載信

辟左右而與陳豨謀當時誰復知之時陳豨已反高帝自將往征則豨反明矣信部署已定又何待豨報也此必告反者之詞及當時文致之罪耳祥符間陳簡能作雪韓信論及張文潛亦謂信非反近東萊作大事記朱晦翁貽書論辯亦以信為不反後東萊竟以反書而晦翁以為失入二史所載信反謀既非事實今皆削去不録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帝聞韓信已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為相國何傳考異曰史記大事

記漢書百官表下卷通鑑皆載何以九年為相國而荀悅漢紀及漢書百官表上卷皆以為十一年二者不同考史記蕭何世家漢書列傳皆云上已聞誅韓信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信誅在十一年拜何相國不應在九年也當以十一年為正大事記百官表下卷通鑑皆未免差誤綠綬百官表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讀曰邵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冒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讀曰悅見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何傳

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寛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即陳武

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冦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冦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傳帝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邉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邉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漢書本紀以陽陵侯傅寛為代相國將屯寛傳丙

戍封杜恬長修侯(擊諸侯攻項昌死事侯)二月乙酉封戚鰓臨轅侯(守城功)後又封靳彊汾陽侯(破鍾離眛功功臣表)詔曰欲省賦甚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徹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髙於周文伯(讀曰霸)者莫髙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

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堯下相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昌按周昌已於九年出為趙相不應尚以為稱也是時趙堯為御史大夫故易作堯字按御史大夫是趙堯蓋本漢書臣瓚注然周昌於九年為趙相疑是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而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似不必改本紀原文也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本紀樊噲以呂

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噲傳

漢興佞幸寵臣則有籍孺此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佞幸傳序　考異曰籍孺事見佞幸傳序不得其時今附

於枕宦者卧之後先是上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爭未得堅決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

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按史記功臣表六年封呂澤周呂侯釋之建成侯而良世家書易太子事乃作建成侯呂澤漢書張良傳亦作呂澤當是二史之誤刼張良曰君

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釋之彊要曰

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

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張良傳世家考異曰四皓來不得其時今附於英布未反之前秋七月己丑封翟盱況于反衍侯守燕功後封貽涉掉徒弔反尾平州侯擊臧荼功功臣表淮南王英布反本紀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尹薛公薛公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殺韓信今殺彭越考異曰史記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漢書作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按信死乃在越前荀氏漢紀移韓信於前固得之矣但作往年今年則猶未善也信越之死同是一年今改從荀紀而去年字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於是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自將以擊布數語見紀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張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

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張良行少傅事良世家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本紀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東擊荆考異曰漢書布傳云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荆按布起兵取荆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如薛公所謂下計乎果如薛公揣之此言非事實今削去不取荆王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盡刼其兵度淮擊楚楚相冷耳堅守彭城距布功臣

表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蕭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土得反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何世家傳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遂戰破布軍布走江南布傳參世家上令別將追之本紀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胡甘反）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胡卧反）習之上乃起舞忼（口朗反）慨傷懐樂飲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廼幷復豐比沛漢别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本紀）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人紿布偽與亡

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布傳單右車為中牟侯黄極忠邔音踞侯周聚博陽侯靈常陽羡侯泠耳下相侯王虞人高陵侯功臣表賜淮南相朱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音冒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本紀考異曰史記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漢書高紀書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故呂氏大事記合而言之以為周勃樊噲定代郡按傅寛傳云寛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是平代之役噲未終事而還排闥之諫噲已在長安矣故漢書止書周勃為是今從漢書封將軍馮谿為穀陽侯郎中許猜嚴侯太原尉奚意成陽侯功臣表省太尉官年表荆王賈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漢傳辛丑史記

表立沛侯濞音被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紀傳又封濞弟廣為德侯皆兄喜子也表十一月上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浮邱伯入見于南宮申公傳上以太牢祠孔子本紀自是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蕭何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長安蕭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世家傳上歸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歳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
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
海當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

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傳世家通傳十二月癸卯封李必為戚侯功臣表以擊韓王信功侯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班固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

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
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
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
為次序
春二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
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
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
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

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本紀以土軍侯宣義為燕相表是月熒惑守心荀紀三月丙寅封酈疥為高梁侯疥食其子也以父死事侯史記侯表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輿集同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

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知朕意本紀

漢興序二等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漢表云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

嶷爲長沙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后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為三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邉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弱本

幹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

樊噲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世家云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傳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平世家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紀

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户民北面

為臣心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呂后雖暴戾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說恐妄因刪去不取余按韓彭漢之梟將呂后斃之如斃狐兔曾不勞指顧之力況已下諸將乎意當時必有此謀不可不載今從漢書本紀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本紀盧綰

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傳漢封擊綰者陳倉為紀信侯張平鹵侯時又封王競為景侯毛釋之張侯草朱煮棗侯朱濞傿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紀考異曰史通謂賈逵撰左氏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

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今不書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三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西漢年紀卷三

宋　王益之　撰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漢書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帝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

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史記紀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紀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讀曰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音接伃音予娙五經反娥俇音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内侯俇華視真二千石

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 案此條益因尊呂后為皇太后之文而連類及漢一朝後宮之制體例未免龎雜今姑仍原本録之以存其舊 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
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席尚
衣亦是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
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
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
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
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
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

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與容同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本紀

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讀曰豫本紀

帝謂叔孫

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通傳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嗌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禮樂志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祀史記高紀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

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
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
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傅教帝是
後呂嬃讒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平傳高祖諸御幸
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戚世家）太后最怨戚夫人迺令永巷囚戚夫人（呂后紀）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讀曰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反）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周昌傳）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呂后紀）太后德留侯張良迺彊食（請曰飤）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良傳）太后德太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夏侯嬰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賜民爵户一級本紀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城長安句而五年九月獨書長安城成首尾不具今据漢書補入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丞相曹參世家考異曰荀紀載于是年冬未殺趙王如意之前按史記大事記載于城長安之後今從史記大事記夏詔賜酇侯吕台父周吕侯澤謚為令武侯吕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為便侯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

唯獨長沙全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索隱曰按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為沅陵侯亦至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按原本無乃酌兩卮以下二十九字文義未明今据史記補入自起泛作漢書反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迺恐自以

為不得脱長安上車太息齊内史士按劉向新序無士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狀語内史内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内史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按劉向新序之作亡蓋此本誤齊國也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内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果大悦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

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荀紀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謚曰文終侯本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録録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箏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歲帝使樂府令夏侯寛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令疑當作大樂令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頒石於綿諸一蔺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顔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訴所察之

事凡九條漢儀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三輔郡察以九條察有詞訟者盜賊者偽鑄錢者恣為姦詐者論獄不直者擅興傜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無罪者敢為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通典長修侯杜恬為廷尉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史記年表壬寅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通典注曰呂后為帝納魯元女故特優其禮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食貨志平準書帝為

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通傳

太史公曰叔孫通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春三月雨血于宜陽一頃前紀 按原本無春三月三字今補入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史記年表三月帝游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通傳三月據荀紀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紀表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凈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户一級（本紀）是歲以高祖沛宫為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禮樂志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此事見漢書禮樂志不載年唯史記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后紀）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内（紀及齊王傳大事記）匈奴單于冒頓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慢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上將軍樊噲中郎將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不能解圍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音嫚又莫連反考異曰匈奴傳云前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豨也匈奴傳誤今從季布傳刪去此語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音夷未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按史或作

張釋或作張澤或作張卿又作張釋卿宋祁以為卿是字釋其名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季布傳匈奴傳通鑑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本紀夏六月舞陽武侯樊噲薨子伉嗣本紀噲傳起長安西市脩敖倉本紀留侯張良薨謚曰文成侯世家通鑑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為太尉勃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本傳考異曰史記紀及將相年表皆書于呂后之四年而漢書周勃傳云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百官表載勃亦以六

年為太尉與史記紀不同按是年曹參薨拜王陵為右丞相陳平左丞相因命周勃為太尉葢推高帝遺言行之也又史記周勃世家亦以為孝惠六年益信漢書所載為是今從之

士軍侯宣義為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典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王陵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迺求見帝幸臣閎孺說曰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朱建傳　閎孺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侍中皆冠鵕音峻鸃音儀貝帶傅脂粉化閎孺之屬也佞幸傳序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

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吕台吕産吕禄為將監南北軍事此事從荀紀及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説其哭廼哀吕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吕后紀九月辛丑葬安陵本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賛曰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

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
對而心說可謂寛仁之主遭吕太后虧損至德悲
夫

西漢年紀卷四

宋 王益之 撰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于反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欲為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謁高廟高后紀外戚傳考異曰五行志載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月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絶祭祀其後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為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為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載云云荀紀通鑑並從史記及外戚傳今亦難以劉向之言便為更定也上語皆取漢書外戚傳

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本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

决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户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紀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為南宫侯少府陽城延為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為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為平定侯乃封呂種為沛侯釋之之子呂平為扶柳侯呂后姊子呂產為郊侯史記表紀建成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禄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史記是歲太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

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敖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史記傳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為王史記紀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扶問反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

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顔曰餐錢賜厨膳錢奉邑本所食邑陛下加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漢書紀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廼止五行志是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楚元王傳齊王襄遣弟章入宿衛于漢高五王傳初蕭何甍祿嗣侯孝惠六年甍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為酇侯功臣表 按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為滕侯呂忿為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音馳為俞音輸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須為臨光侯須用事顓權大臣盡畏之史記表紀樊噲傳　須常以陳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王陵傳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荀氏漢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紀齊人田生說大謁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又重發之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劉澤傳夏四月封呂肅王子通為錘侯史記年表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漢書紀太

后定令輙有擅議宗廟者棄市霍光傳如淳注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紀

田生復說大謁者張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于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劉澤傳

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兄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紀

八年春三月太后祓敷勿反霸上五行志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霸水亦斯義也 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后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撠太后掖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此處未載疑原本有脫文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官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見史記本

紀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紀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贊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羲叟長歴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小畫則庚申乃前九月九日若九月大盡則為九月十日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産計事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表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敖免窋已為御史大夫矣至此豈得尚謂之行御史大夫事乎恐非事實今易之丞相平迺召朱虛侯章佐

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及其子二侯史記紀及樊張二傳置孝惠皇后于北宮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陳平世家

先是呂氏取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藝文志壬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為左丞相尋免史記紀辟陽侯于諸呂至深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朱建傳御史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

之史記張蒼傳時為御史大夫 考異曰史記曹相國世家云窋高后孝文帝立免為侯而張蒼傳載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共尊立孝文皇帝與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並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是日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外此無除拜也薦代邸上議時已有御史大夫蒼名則蒼之拜在文帝未立前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為誤

建陵侯中大謁者張釋免侯恩澤侯表

西漢年紀卷五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恒高帝中子也漢書注云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漢書荀紀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媪烏老反下同通而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内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外戚傳

帝年八歲立為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

諸呂欲危劉氏大臣共誅之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恵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恵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賢者立之周勃傳或言齊悼恵王髙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髙帝適長孫可立也史記高后紀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史記齊悼恵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書高五王傳削去琅邪王三字以為大臣所議如此按琅邪王劉澤既為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琅邪王之力為多此誅出於琅邪王無疑漢書削去琅邪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史記高后紀迺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高后紀後九月晦日已酉此七字據史記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所載如此荀紀以為閏月晦非是今從史記遂

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帝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帝遂入夜拜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考異曰漢書作領南北軍史記作鎮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代太中大夫薄昭為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紀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史記紀十一月封太

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廼謝病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王陵傳　辛巳丙字據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相於益封之前按益封詔內尚稱太尉勃則拜相在益封後明矣潁陰侯灌嬰為太尉史記大事記周勃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

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盎嘗為呂祿舍人兄噲任盎為中郎今而廷毀我盎遂不謝傳袁盎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又趙王傳曰孝文即位立遂為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

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如此則遂之王趙其在文帝即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所書未免差誤今從漢書

從故琅邪王為燕王考異曰澤為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書於冬十月庚戌漢書表紀書於十二月以史考之文帝以己酉夜入未央宮猶未謁見高廟不應次日便封燕趙也蓋班氏修史記以為漢書其間失子長之大意者固多至於考計年月其一日之長固不可盡廢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　按劉澤雖為齊王所詐失國而漢朝並未除其封是王爵現存不得稱故漢書削去故字自屬有見考異反斥其非未為允當

呂氏所奪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高紀五王傳

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律相坐法刑法志史記漢書紀考

異曰漢書刑法志以為文帝二年按史記漢書二紀並載於元年今從之

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啓為太子以張相如為太子太傅石奮為傅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黄圖雜記皆不載年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尊薄太后為皇太后乙巳封弟昭為軹音只侯食萬户萬户兩字

攟侯表　按昭為太后之弟弟昭上應有太后二字於文方明疑原本脫去初太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音樂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吏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召復方目反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考異曰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並作呂太后時入宮按竇氏以孝惠

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呂太后時方入宮也荀氏漢紀作孝惠時為是今從之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讀曰豫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匹昭反子啓及啓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建字長君_{三輔決録}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歳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邇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吕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

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為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　按史記原文賜天下下尚有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捐之傳　按賈捐之傳載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云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來獻屬六月疑

即還千里馬時事此作夏四月未知何據與匈奴復和親匈奴傳帝施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足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靖自省反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史記紀考異曰漢書本紀四人之封並作六月按史記侯表漢書功臣表恩澤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亥趙兼駟鈞封在四月辛未蔡兼乃六月丙寅耳當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蔡兼之封在秋亦誤今並從表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

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强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王陵傳）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傳）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百官表）而平顓為丞相（王陵傳）初高后崩即罷南越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廼為佗

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髙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遠壅蔽樸愚未甞致書髙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髙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布内反）暴乎治諸吕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

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周聚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

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黄屋左

褚竹呂反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

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

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扶目反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丁故反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說讀曰悅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南粵王傳齊哀王襄薨子則嗣高五王傳帝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賈誼傳　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為官名悉更奏之史記傳云為官名悉更秦之

法其義為長今從史記是歲蕭何夫人酇侯同罷更封小子延為酇侯本傳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髙帝常出竒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潁陰侯騎潁川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赭衣半

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火故反）天下嚮（讀曰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女教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曽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曽不得蓬顆口果反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開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大按碩漢書作狠師古曰碩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廷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

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
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
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
工誦箴之林反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
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
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

與同饋執爵而酳祝饐古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讀曰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

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廵狩至㑹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古累字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目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大各反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音財數月耳天

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導）諛媮（與偷同）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考異曰漢書無正字此據後漢禮儀志注蜀本亦有正字　按今本漢書有正字故臣下莫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與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懈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旣反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雅反)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豫)宴游方正脩絜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髙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壊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賈山傳

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與管同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與纖同)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縻)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音厥)漢之為漢幾(鉅依反)三十年矣(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作四十年按志云上感誼言開籍田紀載籍田詔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耳誼云幾四十年恐誤今易

作三十年按今本漢書作三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音閻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又丁念反人常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讀曰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讀曰疲夫羸老易子而齩五巧反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擬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與驅同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音諮盛民讁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食貨志本紀

西漢年紀卷六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荀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為築外宫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長母亦繫告吏曰

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長生母恚即自殺吏奉長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為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即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即位王自以為最親數驕蹇不奉法是年入朝甚橫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殺辟陽侯乃馳走闕下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史記淮南

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為三（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弱本

幹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

樊噲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世家云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傳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平世家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紀

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

為臣心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呂后雖暴戾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說恐妄因刪去不取余按韓彭漢之梟將呂后斃之如斃狐兎曾不勞指顧之力況已下諸將乎意當時必有此謀不可不載今從漢書本紀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本紀盧綰

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傳漢封擊綰者陳倉為紀信侯張平鹵侯時又封王競為景侯毛釋之張侯草朱煮棗侯朱濞傿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紀考異曰史通謂賈逵撰左氏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

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今不書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三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西漢年紀卷三

宋　王益之　撰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漢書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帝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

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史記紀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紀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讀曰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音接伃音予娙五經反娥傛音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真二千石

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 案此條蓋因尊呂后為皇太后之文而連類及漢一朝後宮之制體例未免龐雜今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舊

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官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席尚衣亦是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内官婦人有諸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

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頌與容同）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本紀）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讀曰豫　本紀）帝謂叔孫

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通傳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葢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禮樂志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祀史記高紀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

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傅教帝是後呂嬃讒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平傳高祖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戚世家太后最怨戚夫人迺令永巷囚戚夫人呂后紀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讀曰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反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周昌傳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呂后紀太后德留侯張良迺彊食請曰飲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良傳太后德太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夏侯嬰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曰一級直錢二千賜民爵户一級本紀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城長安句而五年九月獨書長安城成首尾不具今據漢書補入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丞相曹參世家　考異曰荀紀載于是年冬未殺趙王如意之前按史記大事記載于城長安之後今從史記大事記夏詔賜鄺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謚為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為便侯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

唯獨長沙全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索隱曰按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為沅陵侯亦至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兩巵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巵欲俱為壽太后乃恐按原本無乃酌兩巵以下二十九字文義未明今据史記補入自起泛作反漢書帝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迺恐自以

為不得脫長安上車太息齊内史士（按劉向新序與士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狀語内史内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内史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按劉向新序之作亡蓋此本誤）齊國也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内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果大悅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

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荀紀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謚曰文終侯本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録録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箏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歳帝使樂府令夏侯寛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令疑當作大樂令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頒石於緜諸一

荀紀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顔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訴所察之

事凡九條漢儀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三輔郡察以九條察有詞訟者盜賊者僞鑄錢者恣為姦詐者論獄不直者擾興徭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無罪者敢為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通典長修侯杜恬為廷尉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史記年表

壬寅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通典注曰呂后為帝納魯元女故特優其禮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食貨志平準書帝為

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目反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通傳

太史公曰叔孫通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葢謂是乎

春三月雨血于宜陽一頃荀紀　按原本無春三月三字今補入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史記年表三月帝游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通傳三月據荀紀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紀表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户一級（本紀）是歲以高祖沛宮為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禮樂志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此事見漢書禮樂志不載年唯史記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后紀）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内（紀及齊王傳大事記）匈奴單于冒頓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慢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上將軍樊噲中郎將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不能解圍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音嫚又莫連反考異曰匈奴傳云前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豨也匈奴傳誤今從季布傳刪去此語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音夷未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按史或作

張釋或作張澤或作張卿又作張釋卿宋祁以為卿是字釋其名深自謙遜以謝之幷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季布傳匈奴傳通鑑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本紀夏六月舞陽武侯樊噲薨子伉嗣本紀噲傳起長安西市脩敖倉本紀留侯張良薨謚曰文成侯世家通鑑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為太尉勃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本傳考異曰史記紀及將相年表皆書于呂后之四年而漢書周勃傳云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百官表載勃亦以六

年為太尉與史記紀不同按是年曹參薨拜王陵為右丞相陳平左丞相因命周勃為太尉蓋推高帝遺言行之也又史記周勃世家亦以為孝惠六年益信漢書所載為是今從之士軍侯宣義為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典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王陵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迺求見帝幸臣閎孺說曰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朱建傳　閎孺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侍中皆冠鵔音峻鸃音儀貝帶傅脂粉化閎孺之屬也佞幸傳序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

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吕台吕産吕禄為將監南北軍事此事從荀紀及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吕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吕后紀九月辛丑塟安陵本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贊曰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

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
對而心說可謂寛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
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四

宋 王益之 撰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于反）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欲為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謁高廟高后紀外戚傳考異曰五行志載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月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絶祭祀其後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為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為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載云云荀紀通鑑並從史記及外戚傳今亦難以劉向之言便為更定也上語皆取漢書外戚傳

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本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

次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户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紀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吕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為南宫侯少府陽城延為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為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為平定侯乃封吕種為沛侯釋之子吕平為扶柳侯吕后姊子吕産為郊侯史記表紀建成康侯吕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吕禄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史記是歲太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尭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尭罪徐廣曰吕后元

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敖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史記傳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為王史記紀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扶問反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

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曲周侯臣商頴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顔曰餐錢賜廚膳錢奉邑本所食邑）陛下加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漢書紀）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五行志）是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楚元王傳）齊王襄遣弟章入宿衛于漢（高五王傳）初蕭何甍祿嗣侯孝惠六年甍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為酇侯（功臣表　按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為贊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為滕侯呂忿為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音馳）為俞（音輸）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嬃為臨光侯嬃用事顓權大臣盡畏之（史記表紀樊噲傳）嬃常以陳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譖（王陵傳）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荀氏漢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吕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紀齊人田生說大謁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又重發之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以王萬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劉澤傳夏四月封吕肅王子通為錘侯史記年表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漢書紀太

后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霍光傳如淳注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紀田生復說大謁者張釋曰呂産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于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劉澤傳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兄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

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紀

八年春三月太后祓敷勿反霸上五行志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霸水亦斯義也 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后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檝太后掖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此處未載疑原本有脱文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官宦者令丞皆爲關内侯食邑五百户見史記本

紀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税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吕禄為上將軍軍北軍吕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紀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吕以為輔而以吕禄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賛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羲叟長歷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小盡則庚申乃前九月九日若大盡則為九月十日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表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敖免窋已為御史大夫矣至此豈得尚謂之行御史大夫事乎恐非事實今易之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

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禄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宫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宫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辛酉捕斬呂禄而笞殺呂嬃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及其子二侯置孝惠皇后于北宫史記紀及樊張二傳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陳平世家

先是呂氏取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藝文志

壬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為左丞相尋免史記紀

辟陽侯于諸呂至深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朱建傳

御史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

之史記張蒼傳時為御史大夫　考異曰史記曹相國世家云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而張蒼傳載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共尊立孝文皇帝與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並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晦日已酉至長安是日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外此無除拜也蕪代邸上議時已有御史大夫蒼名則蒼之拜在文帝未立前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為誤

建陵侯中大謁者張釋免侯　恩澤侯表

西漢年紀卷五

宋　王益之　撰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恒高帝中子也（漢書注云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漢書荀紀）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媪（烏老反下同）通而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内後宫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皐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外戚傳）帝年八歲立為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

諸吕欲危劉氏大臣共誅之相與隂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恵帝子吕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宫令孝恵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吕氏今已滅諸吕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賢者立之周勃傳或言齊悼恵王髙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髙帝適長孫可立也史記髙后紀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吕氏也史記齊悼恵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書高五王傳削去琅邪王三字以為大臣所議如此按琅邪王劉澤既為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琅邪王之力為多此誅出於琅邪王無疑漢書削去琅邪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史記高后紀廼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高后紀後九月晦日己酉此七字據史記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所載如此荀紀以為閏月晦非是今從史記遂

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帝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帝遂入夜拜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考異曰漢書作領南北軍史記作鎮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代太中大夫薄昭為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紀）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史記紀）十一月封太

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迺謝病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王陵傳事記　辛巳兩字據史記大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相於益封之前按益封詔内尚稱太尉勃則拜相在益封後明矣　潁陰侯灌嬰為太尉史記大事記　周勃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

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盎嘗為呂祿舍人兄噲任盎為中郎今而廷毀我盎遂不謝袁盎傳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又趙王傳曰孝文即位立遂為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

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如此則遂之王趙其在文帝即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所書未免差誤今從漢書

從故琅邪王為燕王考異曰澤為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書於冬十月庚戌漢書表紀書於十二月以史考之文帝以己酉夜入未央宮猶未謁見高廟不應次日便封燕趙也蓋班氏修史記以為漢書其間失子長之大意者固多至於考計年月其一日之長固不可盡廢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　按劉澤雖為齊王所詐失國而漢朝並未除其封是王爵現存不得稱故漢書削去故字自屬有見考異反斥其非未為允當

呂氏所奪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紀高五王傳

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律相坐法刑法志史記漢書紀考

異曰漢書刑法志以為文帝二年按史記漢書二紀並載於元年今從之

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啓為太子以張相如為太子太傅石奮為傅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黃圖雜記皆不載年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尊薄太后為皇太后乙巳封弟昭為軹音只侯食萬戶萬戶兩字

據侯表 按昭為太后之弟弟昭上應有太后二字於文方明疑原本脫去初太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音樂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吏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廼召復方目反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考異曰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並作呂太后時入宮按竇氏以孝惠

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吕太后時方入宫也荀氏漢紀作孝恵時為是今從之

太后出宫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讀曰豫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匹昭反子啓及啓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建字長君三輔決錄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

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為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有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　按史記原文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捐之傳　按賈捐之傳載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云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來獻屬六月疑

即還千里馬時事此作夏四月未知何據與匈奴復和親匈奴傳帝施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足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靖自省反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史記紀考異曰漢書本紀四人之封並作六月按史記侯表漢書功臣恩澤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亥趙兼駟鈞封在四月辛未蔡兼乃六月丙寅耳當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蔡兼之封在秋亦誤今並從表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洽背媿
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
誰乎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
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

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强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王陵傳）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傳）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百官表）而平顓為丞相（王陵傳）初高后崩即罷南越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為佗

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布内反暴乎治諸吕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

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周聚）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
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
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
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

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竹呂反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

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粤王
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
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
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
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
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
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

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髙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髙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

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扶目反）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丁故反）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説（讀曰悅）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南粤王傳）齊哀王襄薨子則嗣（高五王傳）帝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賈誼傳　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為官名悉更奏之史記傳云為官名悉更秦之

法其義為長今從史記 是歲蕭何夫人酇侯同罷更封小子延為酇侯本傳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竒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潁陰侯騎潁川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赭衣半

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火故反）天下嚮（讀曰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女教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口果反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開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大(按碩漢書作猥師古曰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逄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廷)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

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之林反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

與饋同執爵而酳祝饐古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讀曰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幷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

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廵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古累字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目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大各反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音財數月耳天

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導諛媮與偷同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考異曰漢書無正字此據後漢禮儀志注蜀本亦有正字　按今本漢書有正字　故臣下莫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與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懈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旣反）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雅反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豫宴游方正脩絜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髙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賈山傳

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説上曰筦與管同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末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與纖同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縻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音厥漢之為漢幾鉅依反三十年矣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作四十年

按志云上感誼言開籍田紀載籍田詔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耳誼云幾四十年恐誤今易

作三十年按今本漢書作三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音閻又丁念反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人常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讀曰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讀曰疲夫羸老易子而齩五巧反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擬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與驅同]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音咨]盛民讁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食貨志本紀]